

若有所思>>>

幸福 没有指数

□马浩

人们多以自己的感觉,来推测他人是否幸福。“子非鱼”的故事,即可窥其一斑。

在社会底层,我一直以为农民最苦,在路上,望着田间劳作的农民,便会心生恻意,恐怕他们八竿子也够不着幸福这个词吧。

追溯其源,当是年少之时。小的时候,父母带我下田体验生活。那时的我对农活充满兴趣,顺着犁沟撒化肥,拖拉机牵引一把老式的木架铁犁走过,一块板结的土地就变得喧腾了。翻过的土地如波浪似的,我抛撒着化肥,追随在铁犁后面,感觉如在小舟之上为鱼喂饵。

也许父母与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了,且要继续打下去,他们不想让孩子走自己的老路,农活变成了他们教育我的最佳教材。当我的三分钟热度殆尽之时,父母往往会不失时机地摆出话:干活累吧!干活脏吧!干活苦吧!念好书,就不用干农活了。这似乎是农村每位家长的想法,都想让孩子踩着那些方块文字走出农村。我最初对农活的兴趣,在父母的叮咛声中渐渐消逝。很长一段日子里,农活在我眼里就是苦与累的代名词。

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”唐朝诗人李绅的《悯农》是告诫人们要爱惜粮食,也从侧面展现了农活之苦累。大约是李绅于某个夏日路过农田时,看见农人正在骄阳下挥汗锄地,有感而发吧。这或许也是“子非鱼”的心理,亦未可知。

初春,我与父亲下田锄地。大地经过雨水浸润,松软柔和,且富有弹性,让我莫名地想到鲁迅先生喻雪的句子:它是壮健处子的肌肤。地里的草其实少得可怜,零落地分散在地面上,感觉足可以入画,委实不应锄掉。父亲说,草籽在地里正舒身呢,现在锄恰好,事半功倍。此言一出,让我对父亲刮目相看。

锄地于我,虽不能说是轻车熟路,至少不至于让父亲手把手教我“前腿弓,后腿蹬”。锄头轻轻地划开地皮,黑黝黝的泥土泛着水色,散发着淡淡的土腥气,那就是诗人笔下的泥土芬芳吧。说实话,我锄地意不在草,父亲已是六十岁开外的人了,有机会理当为其分担。父亲却是用心锄地,铁锄在他手里,似乎很乖,锄头在土下行走,拐弯抹角,遇草锄草,无草松土,如长了眼睛一般,对庄稼丝毫无犯,一锄锄,一垄垄,翻动过的新土平坦得如水波不兴的水面。而我的身后则惨不忍睹,伤及无辜不说,锄过的土地如猪拱狗刨一般,更为严重的是,我的双手已磨出水泡,于是心里叫苦不迭,暗想,再也不让父亲种地了。

抬头见父亲,暖阳下,嘴里叼着香烟,不疾不徐地挥动着锄头,神态悠然,他手里握着的似乎不是一把铁锄,而是一管巨型狼毫,坠肘悬腕,笔走龙蛇,不知为何,脑中突然飘逸出杏花枝头春意闹的“闹”、春风又绿江南岸的“绿”。那一刻,父亲分明乐在其中。我把自己的刚才的想法悄悄地删除。

或许自己认为的幸福,在别人的眼里却未必,甚至相反。记不清在哪里看到的故事,某位领导乘着小车下乡送温暖,来去匆匆,一口水都不曾喝,老农望着远去的小车,自言自语道:都不容易啊!

我想到母亲,她见我早生华发,不无心疼地说,别再费脑子写东西了,又不缺吃少穿,小小年纪,都有了白发。在母亲的眼里,也许写文章是天底下最苦的差事,她无法体会,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打理成文字的那份快乐。

我不禁想起庄周那段有趣的对话。而今有人提出幸福指数说,我觉得幸福没有指数,难以量化,幸福更多是一种感觉,似乎与金钱名利无关。

夕花朝拾>>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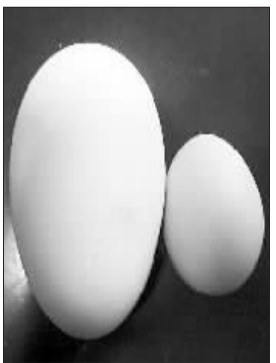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,洛阳牡丹就是两市友谊的象征,是两市人民友好的使者,洛阳牡丹一定能在日本胜山年年怒放。

闲读偶记>>>



那个年代很遥远,已过去了两三千年,如今,河之洲还在,只是,大多数鱼鹰躲藏在了那本书里,黄河、洛河、伊河还在,只是在纤纤瘦瘦地流淌。

风物笔记>>>



许多年过去了,想起母亲,想起立夏,就有一种清新的蛋香在空气中飘散,在脑海里萦绕,让我久久回味。

牡丹—— 中日人民的友好使者

□刘为民

1992年10月,日本胜山市邀请我市派代表团进行友好访问。原洛阳市市长张世军让我带团访问胜山市。这次访问任务很明确,给胜山市赠送50株洛阳牡丹,增进两市的友好交流。

我们这个团共有6名成员,市外事办方双建同志为秘书长兼翻译,牡丹专家霍志鹏负责挑选牡丹并提供种植技术。这次访问很顺利,我们从上海乘飞机,两个多小时后到达日本大阪,当天就乘汽车到达胜山市。

胜山是个小城市,只有5万多人口,群山环绕,到处是森林,蓝天白云,环境优美。城市里虽没有豪华建筑,但有处寺院风格别致,管理有序,特别是寺中有座大佛,和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有些相似。

我们到达的第三天上午,胜山市举行了受赠牡丹仪式。

在山脚下的一个休闲公园,聚集了几十名中小学生和胜山市市长等多位政府官员。我代表洛阳市政府和人民把洛阳牡丹交给胜山市市长,我们分别讲了话。我说,洛阳牡丹就是两市友谊的象征,是两市人民友好的使者,洛阳牡丹一定能在日本胜山年年怒放。

赠送仪式结束后,代表团成员和胜山市官员及学生一道,在霍志鹏的指导下,栽植了50株多个品种的洛阳牡丹。第二年牡丹就开花了,胜山市的朋友还把牡丹花的照片寄了过来。

18年过去了,这50株洛阳牡丹在胜山市长得枝繁叶茂、花大色艳。

思无邪的年代

□梁凌

那是个美丽而质朴的年代。

那个年代,河,不像现在这样瘦,山,也不像现在这样秃。那时的河,黄河、洛河、伊河,都清可见底,河边长着繁和草,河底悠悠地飘着荇菜。那时的山,草木葱茏,漫山遍野的葛藤,爬在高大的树上,飞鸟走兽,自由徜徉,男人打猎,女人在一大片植物里穿梭,采葛、采薇,采绿、采蓝。

那时的女子,没有腮红、蔻丹和口红,但她们一个个眉目清扬,有着健康的小麦肤色,或妖艳得像一枝桃。她们,就生活在我们脚下的这片河洛大地上,是一群周朝的女子。她们穿着粗葛布衣,割藤蒸煮织麻,织细布织粗布,做成衣服,永远穿不腻。匆匆忙忙做好这一切,她们便迫不及待地请示当家人:“快快让我回娘家吧!”

那是个很不安定的年代。无休止的战乱,弄得人行迈靡靡,中心摇摇。丈夫在外边服役,不知归期,妻子在家里望眼欲穿。鸡进了窝,太阳已经偏西,牛羊下了坡地,妻子不时地往远处张望:亲爱的人啊,你什么时候回来,渴不渴?饥不饥?

战乱可能阻断生死,却阻挡不了爱情。那时候的爱情很纯粹,如琉璃般透亮,如蔓草一样生长。人们还没有受理教约束,能遵从内心的呼喊,敢大胆地吐露。于是,河洛大地上,响起他们最美最早的轻吟: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。”黄河分流又合拢,中间形成一个小洲,鱼鹰在那

里咕咕地叫,一个男子站在那里发呆:我那美丽温柔的姑娘呀,你在哪里?

终于相遇,热恋,分开一天就魂不守舍,大声感叹:“一日不见,如三月兮!”

那时的女子,也一样率真可爱:“岂不尔思?畏子不敢……岂不尔思?畏子不奔。”她指着天上的太阳,对那个人说:“难道我不会思念你?怕你做事不够勇敢,怕你不敢跟我私奔,生不同房,死要同穴,我的话你别不信,明亮的太阳在天上!”

那个年代也不乏美满幸福的结合。瞧,这年春天,桃花开得天天灼灼,从桃花林那边,走出一个同样天天灼灼的姑娘,今天,是她出嫁的日子。她不仅长得漂亮,而且温柔能干,这样的女子,要把和乐美满带到夫家。

那个年代很遥远,已过去了两三千年,如今,河之洲还在,只是,大多数鱼鹰躲藏在了那本书里,黄河、洛河、伊河还在纤纤瘦瘦地流淌。剔透的日光,在河面上闪烁,在邙山上闪烁,阳光下,大朵大朵的花儿开了,姚黄魏紫汉宫春梨花雪……

这是一片生机勃勃,诗意盎然的土地,随便抓一把泥土,握一握,都会流出大把的诗。诗词歌赋,灿若星辰,绚丽华章,洛阳纸贵,若要吟咏它,还是从《诗经》开始吧,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,黄河边,雾气还没有散,有浑厚深沉的男中音缓缓响起: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……”

立夏蛋

□张辉祥

立夏,是春之结束,夏之开始的标志。你看这大自然,百花争艳,柳絮飘飞,仍旧是一派姹紫嫣红的春色,可是,即将来临的立夏分明又在告诉我们,春天就要被夏天取代了,大自然将会是另一番景致,同时也会给予我们其他季节不会有的美味。

立夏时节,乡间常用红茶或胡桃壳煮蛋,称“立夏蛋”。立夏吃蛋是家乡的一种风俗,人们认为蛋形似心,吃了就能使“精、气、神”不受亏损,安然地度过炎热的夏天。

记得儿时,谷雨刚过,母亲就开始为立夏做准备。那时家里口粮少,家禽不敢多养,只有几只下蛋的鸡。平日,母亲都把积攒的鸡蛋卖了,换回生活必需品。而此时,母亲却表现得非常“大度”,一个鸡蛋也不卖,她怕到立夏那天我们没有鸡蛋吃。

立夏前后,天气渐热,鸡蛋不能久贮,母亲只好把蛋腌渍在加有茴香和桂皮等香料的盐水里使其不坏。当看到咸鸡蛋腌有满

满的一盆了,母亲的脸上就露出幸福的笑容。

立夏那天早晨,母亲先用新鲜鸡蛋给我们煮荷包蛋。雪白的荷包蛋,盛在洁白的瓷碗中,晶莹剔透,像朵朵含苞欲放的雪莲花,散发出清新的香味。荷包蛋还没吃完,母亲又发给我们几个煮熟的咸鸡蛋。这种蛋,味香又可口。在艰难清苦的日子里,有这么好的东西吃,立夏实在是个想起来就让人觉得温暖的日子。一个个红心的蛋黄,不惊艳,却闪耀着母亲的光辉。

立夏时节,天气渐热,农事也繁忙起来,为了能有充沛的体力应对高强度的劳动,需要吃些补品,以增强体质。而在过去的农村,称得上营养品的就只有鸡蛋、鸭蛋了。

立夏是季节的一个片段,更是母爱的一个画面。许多年过去了,想起母亲,想起立夏,就有一种清新的蛋香在空气中飘散,在脑海里萦绕,让我久久回味。